

【有所思】

父亲的小卖部

□刘文亮

如今城市里大大小小的超市比比皆是，购物越来越方便，同时还可以网购，既方便又实惠。我常常在感慨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幸福的同时，回忆起父亲当年在村子里开的小卖部。

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口多，全家仅靠种地的收入，一年到头所剩无几。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父亲决定在村里开一个小卖部，挣钱补贴家用。

那时村里因没有小卖部，乡亲们买个油盐酱醋不得不跑到几公里外的镇子上，浪费时间不说，有时候去了也不一定买到心仪的货物。因此父亲估摸着，在村里开个小卖部肯定错不了。

父亲之所以想开小卖部，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家的地理位置靠近马路，又在村子的中间。因村子不大，我们家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将村里的男女老少“一网打尽”。

拿定主意后，父亲很快找来村里的泥瓦匠，在我家院子的最南边盖了两间小平房，里面精心设计了柜台、货物架等基础设施。硬件准备妥当后，父亲又马不停蹄地盘算起进货的事儿。

那几天，父亲常常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手里拿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在上面写写画画。那副认真劲儿，就像书画大家在写字作画一样。

一天中午，父亲郑重其事地召集全家人开会。会上，父亲宣读了计划要进的货物，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爷爷、奶奶、母亲和姐姐们发言后，父亲问我有啥意见。我那时年龄小，不明白发表意见是啥意思，随口说道：以后让我随便吃糖果就没意见。听我说完，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那时村里已经有人家买了拖拉机和电动三轮车，但父亲舍不得租车去进货，坚持骑着家里的加重自行车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进货。别看是规模不大的小卖部，父亲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算完成了进货计划。

因正是夏天，父亲每次进货回来就把自行车停在院里的枣树下，然后把货物排好，一一核对。核对着购买来的“战利品”，父亲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面露微笑。那场面让人觉得父亲和那些货物之间一定有着迷人的故事。

因为价格实惠，又解了乡亲们的“购物难”，小卖部正式营业后“火”了。为了多挣些钱，父亲除了去县城进货的时间，总是起早贪黑守在小卖部里。

小卖部虽然挣钱不多，但父亲始终尽心尽力地经营。无论谁家小孩子因感冒发烧吃不下苦药片，需要买几颗糖块或红糖、白糖伴着吃药，不管是刚刚脱了衣服躺下，还是深更半夜被叫醒，父亲都有求必应，急匆匆从北屋跑到小卖部里，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

那时农村经常停电，每次停电后父亲就点燃蜡烛照常营业。有一次，因为停电一时看不清，父亲收了几十元的假币。发现后，父亲懊恼了好几天。

开了小卖部后，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明显好转，但因盖新房还是欠下不少债务。家人提醒父亲说，正好借机讨要一下赊出去的账。父亲却说，人家没主动来还账，说明家里经济拮据，我们找人家要账不是强人所难吗？他还自我安慰说，等人家有钱了会主动来还账的。那时我觉得父亲真是傻到家了。

父亲常说，谁家没有个难处啊，哪个人愿意厚着脸皮来赊账啊？做买卖不能光为了钱而忽视了人情味儿。后来我才明白，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情味儿会在岁月的枝头慢慢滋长。

前年村里拓宽道路，父亲的小卖部不得不拆除。拆小卖部时，父亲本来只喊了店内几个叔叔帮忙，没想到的是，那天全村的壮劳力几乎都去了，当然也包括那些赊账的主儿。大家拆墙的拆墙、搬砖的搬砖，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提前完成了拆除任务。承载着父亲发家致富梦的小卖部就如此成为历史，但小卖部在时代发展浪潮中掀起的小小浪花却不断地在我们心底轻轻翻涌。

前不久回老家，站在曾经的小卖部地基上，不由得回忆起那些光阴里的故事。阳光斜射在存放于墙角处的一个破旧的货架上，残留上面的一张彩色粘贴画闪着光，那光亮照阴暗、温暖岁月，像鲜花开在春风里……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

【在人间】

静穆之美

□星袁蒙沂

工作原因，我于这个秋天，大概缺席了三周。昼夜不清，阴晴不清，日期不清，忙活了一阵子后，突然闲下来，才发现原来浓绿的树叶绝大多数已下岗，剩下那少许的薄黄，伴着周边的一众秃枝，还挑在枝头上，在冷风中弱弱地摇摆着，欲与天空告别。

就这样，我推开楼道的大门，一下子走进深秋。回家路上，头顶的天、旁边的景观，都被心情感染了，蒙着层看不到云朵的阴郁。深秋的阴，与春夏不同，没有白云聚集，没有乌云压境，就是那种看不到太阳的昏沉沉的灰蓝和暗淡，伴着一点点湿冷与迷茫。

回到家，母亲和小儿子正在客厅，大儿子在卧室上网课。可能是实在没地方去吧，母亲戴着老花镜绣她的十字绣，小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打过招呼，放下行李箱，我走向阳台。

阳光从暗淡的天幕中露了露脸儿，透出些矇眬的光。光线虽弱，却把玻璃窗的轮廓投映到地上。那些摆在阳台上的花草草，在暖光边，绿意依然。它们与室外的植物比，鲜活了许多。我离家时，几棵茶花才刚鼓起花苞；我回来时，少数花苞已微开缝隙，露出浓艳的红。尤其是那棵木麒麟，嫁接上蟹爪兰没多久，我就被抽调去别处值班，现在全部成活了。最顶端那一枝，竟然长出一朵粉红欲开的花苞，估计不几天即可绽放。

木麒麟又名叶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仙人掌，只是模样跟仙人掌似乎没有啥关系，看上去就如一棵嫩橘树。它的叶片形似橘叶或者绿萝叶，只是较之更肥厚且脆。叶片长在枝条上，那些枝条也与普通常见植物的树枝没多大区别。不认识的，没谁会吧叶仙跟仙人掌扯上关系。叶仙似树非树，却能像树木那样枝叶分明，还能长出粗粗的足以支撑自身的“枝干”，这是其最可贵之处。蟹爪兰开花确实漂亮，却不易养。不是专业人士，买来一盆蟹爪兰，一两年、两三年就会干枯死掉。蟹爪兰还不易长高，就是那样一蓬蓬的，铺展着，没有啥树形。有了叶仙，懂了嫁接，情况就不一样了。叶仙比蟹爪兰根系发达、耐旱，可以长成一棵“树”。把蟹爪兰嫁接到叶仙上，赶上

花期，就能见到一棵树上结满各色蟹爪兰花，美感倍增。我家那棵叶仙两米多高时做了修剪，留下1.8米左右，搭了个花架，嫁接上两种蟹爪兰。约30厘米一层，共嫁接了6层，全部成活，长势正旺。

家中这些花草，就像生活的调味剂。累了时、闲了时、乏味时、郁闷时，拿出铲子、喷壶、剪刀，松松土、浇浇水、剪剪枝，从中领略劳动的美，消耗掉那种持续的或空虚或冥思或沦陷的状态。

次日一大早，窗外的阳光叫醒了我。天空一扫之前的阴郁，焕然一新。洗漱后走到阳台上，整个人便被包裹在阳光里，那种温暖，是全方位的。举头望，远处的坡岭、房舍、树林及田地尽皆清晰，天空有了光线的烘托和梳洗，澄澈蔚蓝。阳台上的花草草们，在强光照射下，愈发绿意盎然。

接连忙活了近三周，历经了人生中的一段静默生活后，须居家休息几天。秋风下，是铺了一地的厚薄不均的黄。隔窗相望，那些黄叶、那些秃枝、那些略显凌乱的荒芜，好似也很洒脱。北方的深秋，本该是这个样子的啊！走过了春的花开、夏的热烈、秋的收获后，北方的大地，是需要休息的。

听母亲说，在我外出值班那些天，小区里的李大爷多次把家中的白菜、萝卜、米面送到楼下，喊她下去拿。李大爷知道我们是外地人，他在附近种了些菜蔬，担心我不在家时母亲买菜不方便，怕孩子们没有菜吃。

在外值班时，遇上了一个突发过敏的男孩，夜色中，由我送他们去了趟医院。诊疗过程中，他的奶奶四五次起身鞠躬致谢，一直说着感激的话。直到我离开，那些话还在背后紧紧追随着。

阳光如瀑布般铺着，心中晴朗，下楼走走吧！小区的入口处，宽敞的路两旁，到处暖暖的。李大爷家种的白菜、菠菜正绿着呢！那些微微抱拢的叶片，就像是在和阳光、大地、深秋及冷风握手言和。

其实，生而为人，我们，活着的意义并不一定非得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说走就走。在某些需要停下步伐的时刻，用心去倾听，用心去感触，甚有必要。踏踏实实处世，静穆着，亦是一种大美。

【浮世绘】

不花钱的好处

□丹萍

以前别人推销东西给我，但凡用“对自己好一点”这个理由，我总是会买。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有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说：“谢谢，但我知道怎样才是对自己最好。”

前几天朋友开的健身房促销，让我去试课。这家健身房，朋友只是股东，都亲自下场拓客了，甚至连同事20年的我都不放过，可见压力有点大。我说不办卡。他说，说什么呢？就是让你去提提意见。

跟跳完大课，销售人员问我有没有请过私教，他觉得我基础很好，但力量有点弱。我说，10年前就开始请私教了，但效果不明显。他说因为我是老板的朋友，可以多安排几堂私教课给我体验一下。我说目前我没有这个预算。

相信我做服务行业培训的经验，一般服务行业都会把顾客分成ABC三类，如果我羡慕虚荣，不把自己只是来蹭免费课的事实告诉他，他就会按我说的“10年前就开始请私教”这个信息，把我划在A类顾客里——就是很有钱的顾客的意思。

销售人员也是新人，一时没接我的话，低着头在他的硬皮纸夹板上勾勾画画。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快点把我从A类人群里踢出去吧！

回家后我给朋友发信息，说健身房感觉还不错，也不会有一直被营销的感觉。做实体不容易，要加油啊！

好几个朋友都说脱发严重。我说我恰好研究过，知道有一个护发产品不错，但必须要说，因为贵，我并没有使用过。

大家都说，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肯定要选好的，怎么连这个都省起来了？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足够的理由消费升级，而退休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能随意升级自己的物质生活。

现在我有点理解我妈了，为什么总是买便宜的东西！她退休20年了，还坚持着自己的消费标准，也有提高，但肯定不像我们提高得这么快。

我表妹种玉米，她买了收割机，是为了能够更快地收玉米。但因为要负担这些农业机械的费用，她又包下了更大块的玉米地。

我妹妹开快餐店，她为了开更多的店，买了一辆车，这样可以跑更远的市场。但为了负担这个车的费用，她必须卖更多快餐。

每一次升级的代价都是生活的压力滚滚而来。人生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缩小“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边界，就能更自由。

发量少一点儿，我的头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炸起来，不用打理，更省事了。大不了掉光了，我就包一块头巾，摇滚范儿，更自由。

劳动变成人的第一需要的时代没来临，但学习变成了我的第一需要。这个目标意外地实现了，因为很多免费的课程都很好。我的老同事受邀每周直播一堂古代文学的课程，免费的，但太好听了。我每次听都要留言，希望能够鼓励主办方把这个事情一直搞下去。

朋友给企业VIP上画画课，我也去蹭着听了，用新学的技巧给狗狗画了肖像，已经得意洋洋地挂起来了。

最近我学会了弹钢琴曲《遇见》。一开始我只是想学唱这首歌，后来发现网上有老师教唱，然后发现有老师教唱简谱，又发现有老师教弹奏这首歌的曲子，于是我就进行深度的自我进化了。

网络上收费的课程，二十几节课，总有四五节可以免费试听。我一般先把课程目录认真看一遍，然后精心选择自己想听的几节。有点穷孩子去学校，蹲在教室外的墙脚偷师的意思，但学习效果挺好。

批判性思维、日本文学史的课程，我都是这样上的。还从各路APP的免费课程中把有关内容抽取出来，终于把元宇宙是什么也搞得清清楚楚了。

我知道花钱可以让我得到更好的东西，但不花钱让尝试和放弃都变得更容易，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以前是要用力握住，现在是要学会放手。

我们小时候，老师总说一句东北俗语，告诉我们学习贪多求快，就是“熊瞎子（狗熊）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意思是到最后两手空空。

小时候我就想，那么多玉米，狗熊就算想拿更多，也拿不了多少，应该一边掰一边吃。现在的我，对不起老师，但也算是实现当“熊瞎子”的梦想了。

我总是在周末的清晨，一边在江边跑步，一边用耳机听课。阳光照在如镜的江面上，也透过江边的细叶榕洒在我的脸上。想起听了不到半阙的日本文学史免费课，其中零星“掰”到了夏日漱石的俳句还没丢掉：“回响的桩声，打进秋天江中。”仿佛就是说的现在呢，感觉无比幸运。